

#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



绝口不提此事。于是,我把如何获得消息的过程详细告诉他,只是没提消息来源的名字。

最后他说:“我不能给你看文件,不过,如果你把听到的内容复述一遍,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部分是真实的,并纠正错误部分。”以下是经过证实的故事:

一开始,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及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,并援以资金及武装,助他以武力统一

中国。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,都遭到断然拒绝。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,马上得到响应。

到1923年年底,孙医生开始警觉了。经国民党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推动,国民党被全力推向极左。莫斯科中山大学数百名中国籍毕业生,试图将中国的这场革命,融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计划。孙中山由此感到,中国的未来地位和福祉,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。

适逢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博士于1923年末访问广州。孙中山绝望之下,要求与他会面,并进行了秘密晤谈。孙中山要求舒尔曼博士请华盛顿出面,与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及其他较小的条约国沟通,看各国是否愿对中国作联合干预,为期五年。

孙中山提出,他可以发表正式倡议,邀请此项干预,并愿意尽余生之力,投身宣传工作,劝导中国人民与这场干预合作。

他预先对计划作了详尽设计,考虑了所有细节。他要求被请的国家联合出兵占据各省首府,并对铁路、河流、港口、电报实施军管。他要求美欧各国派出大量军事专家、铁路专家、金融专家、水利工程师、公共健康行政人员、教育专家及其他培训顾问,

来华工作五年。他要求行政专家们不仅要帮助组建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,还要在中国的十八个省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。

他的想法是,五年里,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,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。他提议,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,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,然后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。

对这项提议,华盛顿并不热情,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。同样的,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。一次大战结束时,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,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。显然,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。而且,即使政府有兴趣,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,也绝不可能批准。

在1923年,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,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。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,“九一八事变”肯定不会发生。远东的历史,甚或世界的历史,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
1925年1月,在死前两个月,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,还是徒劳。

史忆 摘自《民国采访》

在1926年上半年里,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。这里的反帝、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都已达至暴力的程度,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,也达至暴力的程度。广东本身的暗中权力斗争,更达到了暴力的极致。

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,这时都聚集在广东,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,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。与此同时,他们狂热地工作,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,准备征服全中国。为了唤起全国大众,赢得对自己的支持,他们也进行暴力斗争,以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中国的控制。

若没有俄国帮助,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,令人怀疑。但中国最终却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代价,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、巨量的财产损失、连年的武装冲突,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,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。

俄国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。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。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。他在世时,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,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。有一阵子,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,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,他的幻想破灭了。最

后,不得已之下,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,若真被接受了,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。

这条消息,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。它先在费城的旧版《公共记录报》及波特兰的《俄勒冈人报》发表,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。消息传回广州后,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,不久却又沉默了。原来,指责报道为“捏造”的官员们发现,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,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。

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,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。此人待在香港,正牢骚满腹。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“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”,说到火冒三丈时,一时口快,提到孙中山已经对“跟俄国人的交易”感到后悔。根据这项交易,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。他说,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,组织武装干涉,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。

他警告:“不能引述我的话。不过,这都是事实,全在你们领事馆的档案里。问问詹金斯就知道了。”此人今天(1943年)还健在,我从未透露他的名字。

我找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,提出我的问题。他一听,惊呆了,

# 田亮自述:我和郭晶晶一起走过的日子



2004年田亮和郭晶晶手握奖杯合影

站比赛。回来后,我给郭晶晶带回了一件礼物:一支特别细长的圆珠笔。

这是我第二次出国,多少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,买了一大堆礼物分给国内的队友与亲友。给郭晶晶的礼物,只是众多礼物中不太起眼的一个。但这是我第一次送她礼物,也是第一次给异性买礼物,很有特殊意义。

“这是我顺便买的,不知道你是否喜欢?”训练结束,我很礼貌地将礼物送给她,完成这个动作时,像往常跟她抢保护带、和她一起上学那么的平常。这是实话,我在商店里看到那支圆珠笔,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郭郭,觉得送给她最合适。

郭郭接过笔随便应了一声,没表示什么。但看得出,她对这个小礼物爱不释手。她是很细心的女孩,有时你不经意的一个举动,会让她感动半天。而她会特别在意一些小事情,让你感动。与这样的朋友相处,你会时刻感受到被关注,那种感觉很温暖。

6月,我和郭郭又参加了加拿大、美国站比赛。到了美国佛罗里达,我和郭郭拍下了生平第一张合影,照片中,我俩并肩而立,她的头发根根立着,怒发冲冠,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## 1996年 对郭郭我多了一份怜惜

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,国家队暂时解散,我回到了重庆老家,用时间来化解伤痛;而她留在北京接着练习。

过惯了国家队的集体生活,遭受了奥运会的打击,回家的日子让我觉得难熬。有时我会给郭郭挂电话,告诉她,我一直在放假,这里有游戏、好多好吃的,有父母的陪伴、队友的安慰。她告诉我,队里很枯燥,没有我们这边的生活丰富多彩。但她正处于恢复阶段,也见到一些好玩的东西。

电话两端,牵引着两位被奥运会遗弃的少年,分享着彼此生活的点点滴滴。那段日子,给她打电话是我生活中少有的亮点和温情时刻。

终于回到国家队了。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们都在进行陆上训练。场地里共有三块跳板,板离地面有一米多的高度。我在最外边,郭郭在最里面,中间是池斌。郭郭和池斌边训练边聊天、谈笑风生。我停下来看她们训练。一弹、两弹、三弹,眼看着郭郭就那么掉了下去。我第一个反应过来,一边往外跑,一边大声喊着:“郭郭掉下去了,大夫快来看!”

大夫与助理教练都来了,把她从坑里抱了起来。她一直握着自己的脚,一个劲地喊着:“我的脚!”但她始终没有哭。一看她的表情,我就知道伤得肯定很严重。教练说:“她的脚踝最柔弱的地方碰到板尖上了,可能骨折了,得送北医三院!”

那是我第二次看到她受伤。这是个容易受伤的女子,让我多了一份怜惜。

## 1997年 她的女人味让我惊呆了

1997年元旦,队里难得放了两天假。早饭后,我拉着她的河北队队友王宵松一起到遥远的北医三院看望她。看到我们来了,郭郭特别开心,一点儿不像受伤的人。我们讲起了跳水队里好玩的事情,并约定下次还来看她。

“记得一定要再来看我啊。”临出发前,郭晶晶反复叮嘱。很遗憾,没来得及等她的伤痊愈,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地方队,备战八运会。我随陕西队来到北京,而她回到河北保定。那段时间,我们之间的电话明显增多了,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入。

1997年4月全运会预赛,她无法参赛,但随队观摩比赛。几个月不见,她的小男孩发型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过耳长发,脸也变得圆了,举手投足间,大大咧咧的假小子变成了羞答答的小姑娘。“怎么把头发留长了,还胖了不少,多少斤?”我故意挑衅。“没办法,我每天吃了睡、睡了吃,又没法训练,头发也懒得剪,就成现在这样了。”说这话时,她没有像以往那样和我斗嘴,而是不在意地甩了甩头发,竟然女人味十足!我一下子惊呆了!

赛后,她又回到保定,我也回到了北京。不过,打电话的频率比以前增多了。为了通话方便,我还买了几张200的电话卡,在一层楼的楼道上,倾听着相同的话题。“现在练得怎么样?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?”

有时,最深切的关怀和挂念,往往存在于这样几句既简单又直白的问候里。

## 现如今 “亮晶晶”成为历史名词

悉尼奥运会后,取得五块金牌的中国跳水队前往香港地区表演。最耀眼的明星当属伏明霞和熊倪,不过,也有很多香港记者开始将摄像机对准了我和郭郭;表演期间,香港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很有创意的词汇——“亮晶晶”。

随后,熊倪、伏明霞等奥运名将陆续引退江湖,周敏队开始在各种场合宣称,希望媒体多多宣传田亮和郭晶晶。在队里,在面对那些比我岁数小很多、稚气未脱的小孩时,确实只有与我年龄相仿、经历相仿的郭郭,才能找到彼此的话题。

“亮晶晶”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,有些懵懂,有些欣喜,也有些忐忑。

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比赛期间,她无意中暴露出来诺基亚手机屏幕上有了我的大头照,媒体开始就“亮晶晶之恋”大做文章,这个话题成了体育版的头条。实际上,当时刚出现屏屏的诺基亚手机,不能拍照,但可以通过电脑上传图片。对于电器,她是十足的外行。于是,我帮她“捣鼓”,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直接把我的照片放到她的手机上了。

不过,真正打响“亮晶晶”这个名词的是我俩在年底拍摄的软饮料广告。“亮晶晶的xxx,想要就给你”的广告词,好像一下子成为我们关系的见证。

奥运会后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被除名事件之后,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,我和她的联系也渐渐稀少,“亮晶晶”也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。虽然我现在不在国家队,但是衷心地祝愿郭郭越走越顺!

田亮 摘自《最亮的十米》

## 1992年 竞争是我们交往的主题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和一名叫郭晶晶的保定女孩联系在一起,“亮晶晶”也成为媒体的头条,成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。面对一次次八卦十足的提问,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。因为任何不恰当的形容,都有可能招来“满城风雨”。我不想伤害任何人,也不愿意因为自己不慎重的言行,带给别人被动和不好的影响。我想,现在是向大家交代一下自己的感情观的时候了,如果这也算是感情的话。

1992年底,国家队举行了新一轮的奥运会集训。来自全国的几十名少男少女来到了集训地南宁。这其中也有郭晶晶,但集训的小孩太多,我和她没有说过话。

1993年2月,这几十人中,只有我和郭晶晶被留下来。“这个女孩,怎么跟男孩子似的,理个小平头?”我直犯嘀咕。毕竟人小,加上队伍规矩甚多,我始终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底的国家队集训。

那一年全运会后,我成了副总教练吴国村的门下弟子,而她的教练是副总教练于芬。熟悉跳水的人都知道,吴国村和于芬是当年中国跳水队

的两面旗帜,其组内成员绝对是“梦幻班底”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她的名字简化成了郭郭,两个刚进队的小孩,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为两组“金字塔”下的“底座”,因为我和她在各自组中都是年龄最小、技术最差、成绩最差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地位和认可。

跳水队每周都会有评比,分量最重的是先进集体。在评比中,年龄最小的我们充当急先锋的角色。无论是运动量、出勤、卫生、按时休息等我们都是最出色的。因此,每周红榜下放时,我们都会为先进集体辩护、争论一番,然后约定下周好好表现,再争高低。

日子久了,在争抢中会演绎出许多对话来,竞争对手成了最熟悉的人,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友谊吧。自打我和郭郭认识的第二天起,竞争便成了我俩交往的主题。可以说,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上,书写下了数不清的第一。而这些第一,在我们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,也一起体验到了成长的烦恼。这也算是“青梅竹马”吧。

## 1995年 第一件礼物是圆珠笔

1995年,我们要出国比赛。我先参加了国际游联瑞典、俄罗斯和德国